

## 變色龍

作者：俄 契訶夫

巡官奧楚蔑洛夫穿著嶄新的制服大衣，手裡提著一個小布包袱，正走過市場的廣場。他身後邊跨大步走著一名棕紅色頭髮的巡警，端著一個篩子，那裡面盛滿了沒收來的醋栗。四下裡一片寂靜……廣場上一個人也沒有……商店和酒館的門敞開著，就跟許多饑餓的大嘴一樣，無精打采地望著上帝創造的這個世界，在那些門口附近，就連一個乞丐也沒有。

「好哇，你敢咬人，該死的東西！」奧楚蔑洛夫忽然聽見了喊叫聲，「夥伴們，別放走他！這年月咬人可不行！逮住他！哎喲……哎喲……」

傳來了狗的尖叫聲，奧楚蔑洛夫往那邊一瞧，看見從商人彼楚金的木柴場裡跑出來一條狗，用三條腿一顛一顛地跑著，不住地回頭瞧。牠身後跟著追來一個人，穿著漿過的硬白花布襯衫和敞著懷的坎肩。他追趕著，身子往前一探，撲倒在地下，抓住了狗的兩條後腿，於是又傳來狗的尖叫聲和人的叫喊聲：「別放走牠！」

一個個帶著睡意的臉從商店裡探出來，木柴場四周很快地聚了一群人，彷彿是從地底下鑽出來的。

「好像出什麼事了，長官！……」巡警說。

奧楚蔑洛夫把身子向左一轉，大步往人群那邊走去。他看見前面已經提到的那個敞開了坎肩前襟的人站在木柴場門口，高舉右手，把一條血淋淋的手指頭給周圍的人看。在他那張半醉的臉上好像寫著這樣幾個字：「我要剝你的皮，壞蛋！」就連那根手指頭本身也彷彿成了一面勝利的旗幟。奧楚蔑洛夫認出這人是金匠赫留金。鬧出這場亂子的罪犯正趴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前腿劈開，渾身發抖——原來是一條白色的的小獵狗，臉尖尖的，背上有塊黃斑。牠那含淚的眼睛流露出憂傷和恐懼的神情。

「這兒到底出了什麼事兒？」奧楚蔑洛夫擠進人群中去，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究竟為什麼舉起那根手指頭？……剛才誰在嚷？」

「大人，我好好地走我的路，沒招誰沒惹誰……」赫留金開口了，拿拳頭捂著嘴，不停地咳嗽，「我正在跟米特里·米特里奇商談木柴的事兒，忽然，這個賤畜生無緣無故地把這個手指頭咬了一口……大人，您看，我是做工的人……我做的是細緻的活兒。這得叫他們賠我一筆錢才成，因為也許我要有一個禮拜不能用這個手指頭啦……大人，就連法律上也沒有那麼一條，說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該忍著……要是人人都這麼給畜生咬一通，那在這世界上也沒個活頭兒了……」

「噢……好的……」奧楚蔑洛夫嚴厲地說，咳了一聲，皺起眉頭，「好的……這是誰家的狗？我決不輕易放過這件事。我要拿點顏色出來給那些放狗出來到處亂跑的人看看！那些老爺既然不願意遵守法令，那麼現在也該管管他們了！等到他，那個渾蛋，受了罰，拿出錢來，他才會知道放出這種狗來，放出這種野畜生來，會有什麼下場！我要好好地教訓他一頓！葉爾德林，」巡官對巡警說，「去調查一下，這是誰的狗，打個報告上來！這狗呢，把牠弄死好了。馬上去辦，別

拖！這多半是條瘋狗……哎，這到底是誰家的狗？」

「這好像是席洛夫將軍家的狗！」人群裡有人說。

「席洛夫將軍家的狗？哦！……葉爾德林，替我把大衣脫下來……真熱得要命，天這麼熱！看樣子多半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還不懂，牠怎麼會咬著你呢？」奧楚蔑洛夫對赫留金說，「難道牠夠得著你的手指頭嗎？牠是那麼小；你呢，卻是這麼魁偉的漢子！你那手指頭一定是給小釘子弄破的。後來卻異想天開，想敲詐一筆不義之財。你這種人啊……是出了名的！我可知道你們這些鬼東西是什麼玩意兒！」

「大人，他本來是開玩笑的，把煙頭戳到牠臉上去，牠呢一可不肯吃虧，就咬了他一口……他是個沒事找事的傢伙。大人！」

「活說，獨眼鬼！你什麼也沒看見，那你憑什麼胡說？這位大人是聰明人，看得出來到底到底誰胡說，誰像當著上帝的面那樣憑良心說話……要是我說了謊，那就讓調解法官審問我好了。他的法律上說得明白……現在大家都平等啦。不瞞你說……我自己的兄弟就在當憲兵……」

「少說廢話！」

「不對！這不是將軍家的狗……」巡警深思後說，「將軍家裡沒有這樣的狗。他家的狗全是大獵狗」

「你拿得準嗎？」

「拿得準，大人……」

「我自己也知道嘛！將軍家裡都是些名貴的、純種的狗；這條狗呢，鬼才知道是什麼玩意兒！毛色既不好，模樣也不中看……完全是個下賤貨。誰會養這種狗！你們的腦子上哪兒啦？要是這樣的狗落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你們猜猜看，結果會怎麼樣？那兒的人可不管什麼法律不法律，一眨巴眼的工夫就叫牠斷了氣！你呢，赫留金，挨了咬，受了害，這事不能就這麼算了……得懲戒牠們一下！是時候了……」

「不過也說不定就是將軍家的狗……」巡警把他的想法說出來，「牠的臉上又沒寫著……前幾天我在他家院子裡看見過這樣一條狗。」

「沒錯兒，是將軍家的！」人群裡有人說。

「哦！……葉爾德林老弟，給我穿上大衣……好想起風了……挺冷……你把這條狗帶到將軍家裡去，問問清楚，就說這狗是我找到派人送來的……告訴他們別再把狗放到街上來了……說不定這是條名貴的狗；要是每個混蛋都拿煙捲戳到牠的鼻子上去，那牠早就毀了。狗是嬌貴的動物……你這渾蛋，把手放下來！把自己的蠢手指頭伸出來幹什麼！怪你自己不好！……」

「將軍家的廚師來了，問他好了……喂，普洛訶爾！過來吧，老兄，上這兒來！瞧瞧這條狗……是你們家的嗎？」

「瞎猜！我們那兒從來沒有這樣的狗！」

「那就用不著白費功夫再去問了，」奧楚蔑洛夫說，「這是條野狗！用不著白費功夫說空話了……既然我說這是野狗，那牠就是野狗……弄死牠算了。」

「這不是我們的狗，」普洛訶爾接著說，「可這是將軍哥哥的狗；他是前幾天才到這兒來的。我們的將軍不喜歡這種獵狗，他哥哥卻喜歡……」

「怎麼他哥哥來啦？是烏拉吉米爾·伊凡尼奇嗎？」奧楚蔑洛夫問，整個臉上洋溢著讓人感動的歡快的笑容，「哎呀，天啊！我還不知道呢！他是到這兒來住一陣的嗎？」

「是來住一陣的……」

「哎呀，天啊……他是想他的兄弟了……可我還不知道呢！這麼說，這是他老人家的狗了，我太高興了……把牠帶走吧……這小狗還不壞……怪伶俐的……一口就咬破了這傢伙的手指頭！哈，哈，哈……得了，你幹什麼發抖呀！嗚嗚……嗚嗚……這壞蛋生氣了……好一條小狗……」

普諾訶爾喊一聲那條狗的名字，就帶著牠從木柴場走了……那群人就對著赫留金哈哈大笑，把他好好嘲笑了一番。

「我早晚要收拾你！」奧楚蔑洛夫向他恐嚇說，裹緊大衣，接著穿過市場的廣場，逕自走了。

(選自「契訶夫短篇小說選」周柏冬譯，故鄉出版公司出版)

## 導讀：

作者契訶夫(1860-1904)，出生於俄國南方濱海小城，享壽僅四十四歲，是俄國十九世紀末大文豪。被譽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之王」之一。

契訶夫的祖先是農奴，後自立贖身，父親經營一家小雜貨店，自小他便被迫看顧店面。十六歲因父親破產，一家逃亡莫斯科，契訶夫獨留家鄉讀中學，半工半讀，並以擔任家庭教師賺錢寄給母親及妹妹生活。中學畢業，進入莫斯科大學醫學院，為了學費、生活費，他開始創作短篇幽默小說達百餘篇。契訶夫曾言：「醫學是我的妻子；文學是我的情婦。」也許是受醫學的訓練，契訶夫的作品題材比較傾向事實，他重視人事物細微的觀察、呈現，較不重視思維層次的內涵，這也是一些評論家月旦之處。

契訶夫一生共寫了四百七十多篇中短篇小說，他的小說特點除了批判現實、揭露社會陰暗面、弊端，諷刺小市民俗劣心理外，他的寫作技巧具有相當的藝術性與戲劇性，將嚴肅的主題，以幽默的筆觸表達出來，在「暗含訓誡、喚醒社會」主題下，不帶說教意味。早期的作品，主要以諷刺幽默筆觸揭露小市民卑劣愚昧的心理、行爲，及啓迪人性的尊嚴和社會的正義，〈變色龍〉、〈一個小官吏之死〉、〈胖子與瘦子〉、〈藝術精品〉都屬這一類作品。

一八八五年以後，隨著俄國社會環境改變，他對生活觀察日益深刻，作品內容與形式也有所改變，作品中顯示出對社會改革、生活改變的期盼，雖然他沒有指出改革之路，〈第六病室〉、〈我的生活〉、〈帶閣樓的房子〉、〈農民〉，都是此時期名作。契訶夫筆下人物、生活距今已十分遙遠，但他將人性陰暗、光明、墮落、

美好的刻劃，卻是超越時空的，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他筆下的人物依然栩栩如生、隨處可見。

〈變色龍〉是一篇充滿諷刺意味的小說。故事是敘述巡官面對一位工匠被一隻白毛小獵狗咬傷手指頭報案的處理過程。巡官剛開始先是義憤填膺的要殺掉咬人的小狗，但後來有人告知，那狗主人可能是「將軍家的」，巡官態度改變，認為工匠手指是自己被小釘子弄破的，想敲詐一筆不義之財；但後來研判那隻小狗不是將軍家養的，小狗應該是隻野狗，巡官的態度又是一副大義凜然，要為民做主除害的模樣，要把野狗打死；最後在將軍家的廚師口中，証實，那小狗是將軍哥哥的，因將軍哥哥到將軍家小住一陣子而帶來的小狗。巡官又變成一臉阿諛、充滿奉承的說：「這小狗還不壞……怪伶俐的……一口就咬破了這傢伙的手指頭！哈！哈！好一條小狗」，然後回身對工匠說：「我早晚要收拾你！」作者將巡官比喻為變色龍，全文沒有一點批判、藉由簡單的情節，將巡官變色龍的嘴臉表露無遺，讀來令人嘖飯。

(選自「契訶夫短篇小說選」周柏冬譯，故鄉出版公司出版)

## 品味時間：

- 一、契訶夫小說中的變色龍巡官，在我們現今社會中這樣的人多嗎？請討論勢利眼是否是我們社會中的常態？
- 二、試分析〈變色龍〉一文中巡官有穿大衣、脫大衣的動作，是在暗示什麼？
- 三、試分析本文的主題與內涵。